

大洋洲人间佛教本土化的多重路径探析*

——以佛光山人间佛教为考察中心

谢志斌 李利安◎

内容提要: 属于汉传佛教系统的佛光山人间佛教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逐步展开海外传播, 如今在诸多方面已取得斐然成就, 特别是在本土化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基于对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的考察, 梳理其在基础设施、内部管理、宗教弘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本土化探索, 有助于准确认识和深入理解中国佛教进入西方社会后所发生的文明交往以及逐渐融入西方社会的多重路径, 并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人间佛教 大洋洲 本土化 佛光山

作者简介: 谢志斌, 博士,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后; 李利安,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佛教研究所所长。

20 世纪初, 佛教在西方的传播方式日渐丰富。到 20 世纪下半叶, 各个系统、派别的佛教传播开始在西方全面展开, 尤其是在建立道场、成立组织、举办活动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① 佛光山人间佛教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逐步展开海外传播, 砥砺奋进数十年, 取得丰硕成就, 如今已在海内外开辟道场约 300 所, 其中在大洋洲有 14 所。从历史经验来看, 佛教传入某一地区后进行本土化, 既是求生存的必要之举, 也是谋发展的必经之路。

笔者于 2017 年 1 月至 3 月, 赴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对人间佛教发展情况进行了为期 40 天的考察, 期间考察人间佛教道场、佛光缘、美术馆等机构 12 处, 正式采访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政界、教育界、宗教界、文化界人士百余位, 并收回有效调查问卷 285 份。^② 本文根据考察期间的观察、采访和问卷数据, 对大洋洲人间佛教本土化的多重路径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探析。

一、基础设施方面的本土化

佛教道场的设立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往往是海外佛教发展的第一步。具有中国特色的寺院建筑在传播初期具有一定优势, 可以吸引西方人的好奇, 增强识别度, 但从长远来看, 也存在一些隐患。因此, 无论是出于文化融合的考虑还是自然环境的适应, 海外道场建设根据当地的审美传统、风俗习惯和自然环境进行创新, 都是必要且明智的。大洋洲的佛光山人间佛教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成就。

1. 寺院建设适应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

首先, 从道场整体外观来看, 大洋洲 14 处人间佛教道场风格多样, 各具特色。除规模较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海外人间佛教本土化问题研究”(2019M663808)阶段性成果; 该成果受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项目号: 21JY127)资助。

① 参见杨健:《亚洲之外佛教》,《世界佛教通史》第 13 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1—6 页。

② 除了本文两位作者外, 考察小组其他成员还有李永斌、李心苑、谢锐。下文中所引用的采访资料, 均由本文作者及时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的李永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博士生李心苑完成, 注释中只标明受访人姓名、采访时间和地点。

大的澳大利亚南天寺、中天寺和新西兰北岛佛光山的主体建筑都是中国传统唐式或明清式风格外，其余道场均呈现出西方特色或中西结合风格。如悉尼南天讲堂、北悉尼佛光缘、墨尔本有寺等，主体都是现代化大厦，恰如其分地嵌入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南悉尼佛光缘则是独立的二层住宅楼，完全融于社区。新西兰南岛佛光山的主体建筑极具设计感和现代性，曾获新西兰国家级建筑设计奖——“新西兰建筑师奖”（New Zealand Architects Awards）第五名和“公民信托奖”（Civic Trust Awards 二〇〇七）。其次，从个体建筑物来看，最值得一提的是新西兰北岛佛光山的莲池塔，完全有别于印度和中国的塔造型，是纯粹的当代性创造。再次，从道场功能上看，有的道场主要以艺术为主题，同时兼具佛堂、禅堂、讲堂等配套设施，如在艺术氛围相当浓厚的墨尔本设立的佛光缘美术馆。

2. 造像供奉符合当地人的心理需求

在造像供奉方面，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匠心独运，个别道场突破传统形式，设立更加符合当地人需求和喜好的造像组合。如南天寺大雄宝殿供奉的“五佛”，有别于传统的密宗“五方佛”，将传统的理念与现代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让当地人易于理解并感到欢喜。据介绍，这五尊佛及其含义分别是：东方离怖畏如来，代表自信和无畏；西方阿弥陀如来，代表健康和长寿；中央多宝如来，代表财富和满足；南方妙色身如来，代表美化心灵和庄严色身；北方甘露王如来，代表清凉自在。^① 五佛不同的颜色，也有融摄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含义。^② 另外，很多地方还供有弥勒像，据介绍这也是为了迎合西方人对大肚弥勒的情有独钟，对增加西方人对佛教的好感很有帮助。

二、内部管理方面的本土化

中国佛教在历史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住持为核心、以十务为纲领的制度，保证了中国佛教的传统延续和健康发展。但从现代化眼光来看，这些制度还是以“人治”为主的领袖型管理模式。当今社会，文化土壤、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等都已发生巨变，尤其佛教在海外的传播，面对的是亚洲佛教从未遭遇的挑战，因此，佛教制度需要有所调整和创新，以适应新的土壤。

1. 组织制度与西方社会接轨

星云曾强调佛光山倡导的人间佛教是以有组织、有系统、有规划的企业精神，作为人间佛教事业的管理。^③ 佛光山早期在中国台湾发展时就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化的组织形式。已经较为成熟的佛光山组织制度到了海外，又会根据新情况做出改变以适应西方社会。

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的管理运行，一方面与中国台湾佛光山的制度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发展出独具特色又行之有效的组织制度。比如在组织的设立方面，昆士兰州中天寺专门为当地人设立“国际佛光会昆士兰协会中天分会”，成员60余人全是受过皈依仪式的西方人。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具有现代化特征的组织制度，可以吸引不少已经对西方传统宗教中保守制度和作风产生厌烦的人，以及寄希望于从佛教中寻找一条不受保守思想限制的人。如格兰特·科尔曼（Grant Coleman）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佛教能够指引人们寻找本性，可以自由地去追求，而不是一味地传教，或者要求顺从或信仰。”^④ 笔者认为，大洋洲佛光山

① 参见《南天寺简介》，澳大利亚南天寺印制，由释妙勇提供。

② 受访人：释满可；采访地点：澳大利亚卧龙岗市南天寺；采访时间：2017年1月27日下午。

③ 星云大师：《佛教丛书·教用·佛教与企业》，佛光出版社1998年，第326页。

④ 受访人：Grant Coleman；采访地点：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采访时间：2017年2月11日下午。

人间佛教的组织建设已具有基本的布局与框架，形成了一个初步定型的体系，而且能够使佛教与社会相联结，形成一股凝聚力量。

2. 积极培养当地管理人才

西方本地人是海外佛教本土化的主要服务对象，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关于海外佛教本土化过程中管理者的当地化是否必要、所占比重及落实时机等问题，略有争议。大多数观点认为管理者启用西方人是本土化的最终解决途径，如杨健指出：“亚洲之外佛教的本土化任务，最终还是要由基督宗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来完成。”^① 星云提出：“我希望从现在起，二十年到五十年间，让我们辅导当地本土的出家人来负责本土的道场，如此佛法必定能更加快速地发展。”^②

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在发展中相当重视当地人参与管理和建设，并一直致力于培养西方工作人员和执事。如南天寺“一开始筹建时即有本土化的长远规划，当时负责设计的建筑师与装潢工人，都是聘用当地澳籍人士，启用后的南天寺每项工作均至少聘用一名本地人配合。南天大学与香云会馆，几乎全聘用当地人士做管理”。^③ 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也积极推动当地人组成的机构并任用当地人担任管理，如上面提到的“中天分会”，还有“国际佛光会北岛协会”副会长也由西方人琳达·丹尼尔（Linda Daniel）担任。

三、宗教弘化方面的本土化

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弘化经验，“中国化”的成功已经证明这些弘化手段在中国古代是行之有效的。但海外佛教面临着全新的人群，这些手段难免捉襟见肘，因此，需要注意观察和理解当地人的心理，调整传播手段，在弘化方式方面开拓创新。

1. 根据当地人的生活习惯灵活处理宗教活动

海外佛教活动的本土化有两个基本趋势，即简易化和实用化。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认识到西方信徒的喜好，其宗教活动表现出简易化、实用化、多样化、灵活化等特征，延续了佛光山的经验，又融入西方特色，既注重满足海外华人的宗教需求，又尽量为西方人提供方便。比如在部分法会中投影仪播放带有拼音或英文翻译的文字，还专门为西方人设置纯英文的宗教法会、禅修班和佛学讲座。此外，还设计了很多具有创意的活动。据释满可介绍，近年来南天寺及各个道场积极举办各项弘法和文化活动，包括音乐剧、孕妇祝福、婴儿祝福、佛化婚姻、校外教学、禅修、共修、文化季、小区嘉年华、新春庆典、佛诞节庆典、学校参访、校园补助、艺术展览、走进老人院、短期出家、宗教对话等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④ 这些灵活多样的宗教活动对西方人的触动和吸引是卓有成效的，如琳达·丹尼尔在书面采访中写道：“佛教的哲学、心理学、生活方式往往可以在没有宗教仪式的情况下实践，这对那些不相信或怀疑上帝存在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⑤

2. 扩大当地宗教教学的范围

星云曾指出海外佛教本土化有四个核心要点^⑥，“教育本土化”就是其中之一。星云的教

① 杨健：《亚洲之外佛教》，《世界佛教通史第十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② 星云：2004年9月国际佛光会第十大世界大会主题演说《自觉与行佛——用本土化发展佛数》；星云：《自觉与行佛》，《人间佛教论文集（上）》，华艺出版社2008年，第711页。

③ 释永东：《人间佛教世界展望》，兰台出版社2016年，第261页。

④ 受访人：释满可；采访地点：澳大利亚卧龙岗市南天寺；采访时间：2017年1月27日下午。

⑤ 书面受访人：Linda Daniel，采访地点：FGS Auckland, New Zealand；采访时间：February 2017。

⑥ 四个核心要点：语言本土化；风俗本土化；习惯本土化；教育本土化。参见星云大师：《本土化》，《星云法语9·挺胸的意味》，台北香海文化，2009年。

学理念十分宽泛,他说“佛光人要把佛化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推动到大学,从个人、家庭推动到整个社会,从寺庙出家众推动到大众生活里。”^①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在教学方面不遗余力,基本初步实现了星云的构想。

首先,从互动关系上看,教学有“走出去”和“请进来”两种形式。“走出去”主要是进入校园进行合作。比如悉尼市有六所小学与南天寺合作教学,学生会自己选择某一宗教课程,南天寺承担佛教部分的教学,这一合作已开展14年。^②佛光山西澳道场监寺释妙玺与西澳大学佛学社合作,每周到西澳大学举行佛学讲座、抄经、禅修、论坛等活动。^③还有不定期举行的巡回讲座,如2010年举行为期两周的7场“澳洲巡回英文佛学讲座”共计近1000人参加。^④“请进来”的活动比如每年3月21日为全澳“和谐日”,南天寺会邀请不同宗教的人来南天寺或南天大学进行体验、交流,也包括佛学讲座教学。奥米斯顿小学(Ormiston Primary School)校长希思·麦克尼尔(Heath McNeil)曾于2015年带领142位学生、2016年带领286位学生参加新西兰北岛佛光山举办的“三好四给人间佛教文化节”。

其次,从接受者年龄跨度来看,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各个生命历程阶段,都会参与。比如南天寺专门为儿童举办的“三好儿童营”“三好儿童班”等。2012年举办的“南天三好儿童快乐营”有230余位2至11岁的中外儿童参加。^⑤对于青年有“成长营”,2007年1月13日举办的“佛光青年成长营”有150位中外青年参加。^⑥针对成年人的教学则更加频繁、多样。

3. 运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弘化方式

星云强调:“佛教不是用来作为一个国家侵略他国文化的工具,而是要同体共生,共同发展,共存共荣。”^⑦根据笔者的考察,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很好地落实了这一海外弘化理念,除了大量“英文化”之外,还表现在科技化、娱乐化、生活化几个方面。

首先,弘化方式科技化。南天寺及南天大学人间佛教中心已经研制开发了多款佛教软件,如“Meditation”APP,是一款融合了现代科技的禅修引导软件;“佛诞教育”APP,专门针对佛诞节的相关知识设计;“NTI Reader”是一款中英互译的辞书软件,包含7000余词汇;还有《人间佛教》电子书、《澳洲佛教》虚拟导览等等。第二,弘化方式娱乐化。南天寺开发的“寻找佛陀”等桌面游戏,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参与者熟悉佛教;还有多部佛教动漫已经完成并公开播放。^⑧在日常宗教节日中,也会设置很多娱乐项目供人们参加。如2013年南天寺的佛诞节,除了佛教类活动外还设有绘画、陶土、折纸、魔术、古筝、太极、演唱会等等,4天时间吸引了5000余位中外人士参加。^⑨第三,弘化方式生活化。前布里斯班市议长凯文·比安奇(Kevin Bianchi)在采访中说:“中天寺不仅仅是弘扬佛法的场所,同时还有佛化婚礼、瑜伽等,孩子可以来了解文化,也获得安详。艺术馆、滴水坊吸引更多的人,

① 佛光山宗委会:《佛光山开山寺四十周年纪念特刊3·僧信教育》,2007年,第114页。

② 受访人:徐明慈;采访地点:澳洲悉尼市南悉尼佛光缘;采访时间:2017年1月31日下午。

③ 受访人:释妙玺;采访地点:澳大利亚珀斯市佛光山西澳道场;采访时间:2017年2月7日下午。

④ 《Sing Tao Daily》,Wednesday 4 AUG。

⑤ 《Sing Tao Daily》,Monday 29 OCT。

⑥ 《澳洲新报·Australian Chinese Daily》,2007年1月20/21日。

⑦ 星云:《人间与生活:寺院本土化》,1998年国际佛光会第三届第一次理事会议大会主题演讲。转载自慧峰法师:《人间佛教在西方的本土化》,《人间佛教学报》2015年第5期。

⑧ 受访人:释觉玮;采访地点:澳大利亚卧龙岗市南天寺;采访时间:2017年1月27日下午。

⑨ 《澳洲新快报·社区新闻·Chinese Community New》,2013年4月5日。

这里也成为了社交场所。”^① 新西兰北岛佛光山及南岛佛光山每年还举办“烟火节”“樱花飨宴”“文化艺术飨宴”“花艺周”“儿童关怀周”等活动，推动佛教融入民众生活。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在弘化方式调整方面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新西兰人权委员会种族关系战略顾问拉克什·奈杜（Rakesh Naidoo）开玩笑说：“人间佛教教导人慈悲、积极等是潜移默化的，其实挺‘狡猾’的，放一颗药在春卷里面，不知不觉就治好病了。”^②

4. 创作符合当地审美的宗教艺术

佛光山人间佛教把“以文化弘扬佛法”作为四大宗旨之一，所以在用音乐、美术、舞蹈等形式弘扬佛教方面经验丰富。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在艺术表现上匠心独具，不仅设有南天大学美术馆、墨尔本佛光缘美术馆等艺术主题的场所，而且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上也颇有新意。比如澳洲当地艺术家受邀创作的“释迦牟尼诞生图”，蓝毗尼园变为澳洲公园，九龙灌浴场景中的龙则演变为澳洲蜥蜴的模样。音乐方面，南天寺将如是我闻《浩瀚星云》音乐剧转变为英语舞台剧演出，还举行《人间音缘》音乐比赛，用星云所作文字作为歌词内容进行创作，当时有当地修女参加比赛。^③ 国际佛光会新西兰南岛协会曹倩在采访中回忆：“2016年在基督城举办的《佛陀传音乐剧》，吸引了1500多位本地人士及学生观看，首次以音乐剧方式来呈现佛教，让基督城大众耳目一新。”^④

四、社会生活方面的本土化

人间佛教的“人间性”充分调动了佛教中有利于沟通宗教与世俗的因素，强调人间佛教就是“人要的”，所倡导或已展现出的宗教生活内容已突破传统佛教的局限。如钱德勒（Chandler）所说：“本土化核心元素是文化及社会，并非全然是佛学本身。”^⑤ 据笔者观察，可以说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与世俗生活早已打成一片，成功地营造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关系。

1. 提倡佛教化的世俗生活

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精神为佛法融入世俗生活提供了动力，中道圆融的不二思想为打通宗教和世俗的隔阂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佛教在积极主动地与世俗生活和谐融通进而赢得广泛的生存空间方面有着天然的理论优势和精神动力。如李四龙认为美国佛教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宗教的世俗化与再神圣化，指出大乘佛教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不二的中道思想，可以弥补基督宗教中神圣与世俗二者对立分离的不足。^⑥

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将佛法融入西方人衣、食、住、行等世俗生活及生、老、病、死等重要人生环节。各大道场经常举行多种别出心裁的活动，而且表现出密切的连贯性和很强的带动性。在采访中不少人表示，现在西方社会多数年轻人对宗教变得淡漠、疏远，因此有不少年轻人不在教堂举行婚礼，又因为部分保守的基督教会拒绝未在教堂举行婚礼的人在怀孕或分娩后到教堂接受祝福，使得这批西方人在寻求宗教慰藉时不得不考虑基督教以外的其

① 受访人：Kevin Bianchi；采访地点：澳大利亚洛根市；采访时间：2017年2月10日上午。

② 受访人：Rakesh Naidoo；采访地点：新西兰奥克兰；采访时间：2017年2月20日上午。

③ 受访人：释满可、释妙勇；采访地点：澳大利亚卧龙岗市南天寺；采访时间：2017年1月27日下午。

④ 受访人：曹倩；采访地点：新西兰基督城南岛佛光山；采访时间：2017年2月13日下午。

⑤ Chandler Stuart, *Establishing a pure land on earth: The Foguang Buddhist perspective on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⑥ 李四龙：《论佛教在西方200年的形象变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他宗教。同时,根据澳大利亚相关法律规定,只要在具有合法“婚礼公证人”身份的证婚人证婚下完成的婚姻都是合法婚姻,而合法“婚礼公证人”身份的获得需要经过考试和相关相关部门的认定。据了解,南天寺现已有四名比丘尼获得合法“婚礼公证人”身份,这为吸引西方人到寺院举行婚礼创造了重要条件。南天寺已成功举办很多场婚礼,其中不仅有华人,还有澳大利亚人、印度人、意大利人和韩国人。南天寺还经常举办“孕妇祝福礼”(Baby Blessings)和“佛光宝宝祝福礼”(Baby Shower),那些对佛教文化感兴趣或者被排斥在教堂外的西方人来参加活动,一般都是一人带动一家人全体参加。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南天寺举办“佛化婚礼”4场,共计300人参加,举办“佛光宝宝祝福礼”4场,共计850人参加。^①颇具中国文化色彩的“抓周活动”也在南天寺经常举行。当青年学生面对高考,南天寺会为他们准备“高考生活营”,学生可以在寺院自习功课,并得到相关教师的辅导,同时他们也可以进行祈福、禅修等活动。在临终关怀方面,除了生病期间的慰问探望和临终助念,佛塔也成为一部分西方人选择的最终归宿。这些活动都有助于佛教进入西方人的世俗生活,甚至成为他们日常的一部分。

2. 坚持日常化的社会服务

“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是大乘佛教宣扬的菩萨道精神,与此相应,海外佛教往往更加关注现世和世俗生活。如克里斯托弗·奎因(Christopher Queen)认为,将宗教实践不仅扩展到自身利益,而且使家庭成员和社区(家庭化)、社会和世界受益,包括影响全人类的社会和环境条件(民主政治化)是西方佛教徒的三大特征之一。^②“以慈善福利社会”是佛光山四大宗旨之一。佛光山走向海外后再接再厉,使社会服务成为日常工作。

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的社会服务表现出日常化、多样化、合作化的特征,资助贫困、走进老人院、关爱流浪汉、帮助孤儿院、赈灾捐助、动物保护、关爱残疾人、冬季救济、义诊等活动层出不穷。如新西兰南岛佛光山的“友爱服务队”在1997年加入红十字会的“车轮送餐”,坚持十余年制作并赠送便当,从未间断,当地接受赠送的老人与佛光人的感情也非常好。^③2011年基督城大地震发生后,“佛光山在提供食物、心理辅导、亡人超度、协助警方验尸、寻找失踪人口、掩护伤亡者家属等方面一直付出,一直坚守着,守护那里的土地,守护那里的居民。”^④基督城前市议员赖特(Ron Wright)表示:“2011年发生地震时,看到佛光人在这里努力地工作,供应食物,非常震惊。我认为佛教徒在新西兰带来一个新的理念,关于人生、生活,这是非常珍贵的。”^⑤南天寺等道场也曾多次获得“小区服务奖”等奖项。

3. 进行深入的对话交往

大洋洲人间佛教素来重视与社会各界的往来,频繁举行各种互动。星云认为出家人要走出去才能成为领众的法师,所以鼓励佛教的道场要走向国际,接纳四方学者,透过各种宗教、族裔交流,把佛教传播出去,突破种族的藩篱、政治的隔阂、语言的屏障、国际的设限。^⑥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与社会各界的交流对话,不仅积极、主动、频繁、多样,还表现出深

① 《南天寺2010年7月~2011年6月弘法报告》,由南天寺提供。

② Duncan Ryuken Williams, and Christopher S. Queen(eds.), *American Buddhism: Methods and Findings in Recent Scholarship*.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1999, p. xix.

③ 受访人:郭名远;采访地点:新西兰基督城;采访时间:2017年2月24日下午。

④ 受访人:Justin Zeng(曾穗鸣);采访地点:新西兰奥克兰;采访时间:2017年2月18日上午。

⑤ 受访人:Ron Wright;采访地点:新西兰基督城;采访时间:2017年2月25日下午。

⑥ 佛光山宗委会:《佛光山开山寺四十周年纪念特刊4·国际交流》,2007年,第120页。

入、高效等特点。据笔者的观察和采访，大洋洲佛光山人间佛教与政界、宗教界、教育界、学术界等各界人士的往来，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礼节，可以说是“交心”“交朋友”。释满可、释满信、释觉善、释妙旻、释妙玺等一批僧侣及国际佛光会的干部们与各界人士往来中表现出的热情、亲切、友好、频繁，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与政界的交往方面。最初大洋洲人间佛教的发展就得到当地政府支持，早在1989年，星云派释慈容到澳洲与卧龙岗市（Wollongong）市长欧凯尔（Frank Arkell）洽谈建寺事宜。^① 1990年，卧龙岗市市长奥得门·亚开尔到台北参加星云的演讲并参观佛光山。后来卧龙岗市全市议员一致通过，决定全力支持建寺，赠地近70余英亩。1993年10月31日，星云赴澳主持中天寺佛像开光法会，与洛根市市长罗德葛利、布里斯班市市长吉姆梭利共同剪彩。2007年10月2日新西兰北岛佛光山落成开光，新西兰种族宗教事务部长克里斯卡特（Chris Carter）代表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前来参加并致词。除了大型活动邀请政要参加外，日常庆典活动也会积极邀请政要，如2009年4月5日，新西兰总理约翰·凯斯（John Keys）出席北岛佛光山举办的佛诞节典礼；2016年5月8日北岛佛光山举行佛诞节法会时，邀请了不少当地政界人士，奥克兰市（Auckland）市长伦布朗（Len Brown）赞叹北岛佛光山建寺以来，从一个偏壤陌生的角落，转眼变成了凝聚慈悲、力量和正义的基地。^② 曾担任六年洛根市市长的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在采访中说：“现在虽然没有政府职务，但我和我的妻子经常来中天寺，把中天寺当成第二个家。”^③ 此外，佛光山人间佛教团体也经常被大洋洲相关部门邀请出席各种国家或地方的重要活动。

其次，与宗教界的对话方面。南天寺曾主办澳洲僧伽会（ASA）以“Bringing the Sangha Together”为主题的“2007年僧伽座谈会”，来自澳洲各地的南、藏、汉传僧侣70余人出席。“澳洲佛教僧伽联合会议（AGM）”，有包括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等国20多个佛教团体100余人参加。除了与不同系统、地区的佛教对话外，与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宗教的往来也非常密切。2005年大洋洲16个天主教派的44位领袖云集南天寺召开“澳新梅尔基特天主教教区（Melkite Catholic Eparchy）天主教会议”，促进大洋洲佛教与天主教的友好关系。南天寺还曾经举办过一次澳洲伊斯兰教的“开斋日”。南天寺每年一次固定举行“多元宗教和谐日”，邀请各个宗教团体进行交流，如2012年2月5日的活动中，佛教、天主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圣公会及犹太教代表依次上台祈福。^④ 其他宗教团体也会邀请佛光山道场参加活动，如昆士兰州中天寺从1998年开始就应邀参加天主教的年会座谈。

再次，与当地民众的交流。自1995年起，南天寺每年举办“敦亲睦邻”活动，主动邀请当地居民进入寺院，增加了解。如1996年11月2日，南天寺邀请伯克利区（Berkeley）近300位居民共同庆祝南天寺落成一周年。2001年1月20日，澳籍人士史密斯（Smith）投稿《伊拉瓦拉水星报》（Illawarra Mercury）表示很感谢南天寺安排的各项文艺节目，令全家人深深感受到中国文化与佛教艺术的魅力，认为卧龙岗居民应以南天寺为荣。类似的活动还有“南天文艺季”“文化节庆典”等等。佛光山西澳道场向来与社区保持良好互动，深得当地政府及民众高度肯定，西澳多元文化、财政及能源部长迈克·纳汉（Dr. Mike Nahan MLA）、珀斯

① 佛光山宗委会：《佛光山开山寺四十周年纪念特刊4·国际交流》，2007年，第194页。

② 蔡梦迪：《新西兰北岛佛光山庆佛诞 邂逅佛陀聆听法义》，人间通讯社，2016年5月10日。

③ 受访人：John Freeman；采访地点：澳大利亚洛根市；采访时间：2017年2月9日下午。

④ 《澳洲新报·Community New·华人动态》，2012年2月8日。

市市长丽莎 (Lisa-M Scaffidi)、贝斯沃特市 (City of Bayswater) 市长等曾致贺函赞许。^①

此外,与当地少数民族或原住民之间的交流也颇受重视。如新西兰北岛佛光山与当地毛利族领袖之间的友好往来。2007年,北岛佛光山先后邀请毛利族长老考马图亚·桑尼·劳维罗 (Kaumatua Sonny Rauwhero) 和考马图亚·布赖恩·乔伊斯 (Kaumatua Brian Joyce) 前来祈福祝祷,毛利长老莫里斯·格雷 (Maurice Grey) 赠送了一对新西兰国宝绿玉石,一座置于北岛佛光山,一座置于南岛佛光山。据毛利族的解释,这对代表着“生命力量的玉石”又称“梵唱之石”,为佛光山人间佛教莅临新西兰献上最至诚的欢迎之意。^② 澳洲南天寺每年都会参加“全国和解周”活动,以宗教祈福形式,表达对原住民的支持和关怀。

结 语

近几年,在海外诸多佛教团体中,佛光山人间佛教脱颖而出,各方面发展较为出色,在本土化的探索方面孜孜不倦,颇有成效。上述几方面的本土化途径,难以囊括佛光山僧俗二众在本土化方面的全部经验,而文中所提及的效果和评价等,更是难以尽数佛光山人间佛教在本土化方面的所有努力,但通过系统梳理,有助于宏观把握大洋洲佛教本土化的多重路径。一方面,僧俗二众为海外佛教本土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辟了不拘一格的多样途径,这是人间佛教在海外发展的重要成绩,也是日后中国佛教向海外传播,乃至中华文化在全球传播的有益借鉴,值得肯定和赞许。另一方面,佛教在大多数海外地区所面临的状况相似,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传统、宗教背景以及语言、风俗、环境等,给本土化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佛光山人间佛教虽然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海外佛教的本土化仍然任重道远,甚至已成为发展的瓶颈。

总之,本土化路径的探索,是全球化、现代化的新时代下世界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并走向世界的重要环节。这将是佛光山人间佛教引领中国佛教海外传播的一次重大突破,也将是佛教在全球化时代对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又一次贡献。所以,总结这些经验,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以及进入西方社会并生根发芽的内在机制,并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人类文明的多元交往提供有益的借鉴。

(责任编辑 王 伟)

① 贺函内容详见 Australia Asia Business Weekly(《澳洲环球商报》), Merit Times WA Edition(《西澳人间福报》), 2016年7月14日。

② Manxin, *The Sweet Dew on Pure Land- Humanistic Buddhism in New Zealand*, http://www.fjnet.com/fj1w/200904/t20090424_118155.htm.